

把握黃金期，治療類風濕關節炎

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陳柏滔



楷和醫心

治療類風濕關節炎需要與時間競賽，要在不可逆轉的傷害出現之前，為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療。如果早在二三十年前，醫生面對確診的病人，很多時都只能眼白白看着病人的關節逐漸變形，原因是當時的藥物不夠厲害，並未能有效控制病情。幸好科學家已經成功拆解類風濕關節炎的機制，並研發出更具針對性的藥物，新治療方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有效控制病情，避免出現變形情況。

類風濕關節炎因免疫系統出現問題而衍生。病人的免疫系統會錯誤將關節組織當作外敵看待，不斷作出攻擊造成關節發炎甚至變形。隨著病情不斷惡化，患者很可能連寫字、拿筷子都做不到。而且變形的關節不可通過藥物恢復原狀，往後的治療亦只能控制病徵、減少疼痛。

時至今日，在關節出現變形之前，如果確認病人的病情是屬於活躍類別，就可以為病人進行激烈治療。意思是組合傳統抗風濕藥，或者在病人經濟情況許可之下，使用生物製劑或口服標靶藥將病情抑制。新治療方法之下，生物製劑或口服標靶藥就好像一把狙擊槍，好處是效力快而且集中，能夠在短時間內消除發炎因子，令關節可快至二到四星期就恢復正常。相對而言，較便宜的傳統抗風濕藥理機是透過控制免疫系統不再產生發炎因子，繼而減退發炎情況，所以藥效慢而且會在部分病人身上出現較多副作用。當然風濕科醫生亦會為病人提供建議，在價錢與治療效果之間取得平衡。

早期類風濕關節炎是指發病後的頭兩年，在這段期間至關重要，原因是有超過八成病人的關節會在這段期間出現變形。如果能夠在這段期間，在發炎情況最嚴重之前就已經開始積極醫治，不論是使用傳統抗風濕藥或者是新式標靶藥及生物製劑，就可以控制炎症，避免關節變形。

香港品牌：香港電影金像獎

陳劍梅



聞旅人

當今世代有很多商業品牌，都以人文素質作為品牌的包裝。例如，吃月餅本來是習俗，背後有神話故事，也關於元朝漢人起義的歷史。在當代消費文化的趨勢下，月餅供應商邀得代言人在廣告中展示自己吃月餅的快樂，使產品與愛家人的心意扣連。廣告指出要表心意，便要買月餅，中國人愛家是一種人文素質，以此作為品牌的素質，乃是一種商業手段。這種品牌素質是虛擬的，可是香港電影金像獎三十八年以來打造的品牌素質卻是真實的。香港品牌就是超強奮鬥和拚搏精神的總結，因為每次頒獎禮都會展示

電影成功背後的故事，就是電影人胼手胝足一點一滴地創建出來的成績。至於仁德，不少香港影人亦身體力行，例如有知名影星會樂善好施建學校，有的裸捐數十億身家等。他們關懷社會的事，都是千真萬確的。當頒獎禮表揚香港電影人的貢獻時，大會亦彰顯這種人文素質。

今年「金像同行」邀得知名影星探訪五位貧窮線下的小朋友，聽聽他們的心事和夢想，還把他們帶到頒獎典禮現場，讓他們親自分享自己的願望。有一位小朋友在DVD小屏幕上看過《五個小孩的校長》之後，便立志將來當老師，希望幫助更多小朋友。所以她勤力讀書，每科都取得A級成績。原來他們都從來沒有上過電影院，郭富城便派每人

一張全年免費進電影院看戲的貴賓卡。這個環節清楚地展示香港電影及電視人的正能量。他們訪問、鼓勵和關心小孩就是一種社會服務，於是電影界便多生了一雙援手，把溫暖送到人間。

袁富華獲最佳男配角致辭時說香港電影伴他成長，他從小因為看電影才立心志當一個好演員。

文牧野，最佳兩岸華語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導演，他發表感言時說他有一半的電影知識，是透過香港電影而學會的。莊文強的作品《無雙》獲最佳電影時，導演強調此作乃是香港電影。他們敬重的是香港電影精神，香港電影所彰顯的是香港的軟實力，也是中國的軟實力。

張兆和：久別的沈從文

李輝



這些老前輩

時間真快，沈從文夫人張兆和逝世轉眼已是多年。一直難忘最後一次去看望她的情景。二〇〇二年沈從文百年誕辰紀念的前幾天，我走進她家。年過九十的她思維不再明晰，記憶也顯得模糊，但仍還可以本能地與我簡單對話。

指着沈先生的一張肖像，問她：認識嗎？

「好像見過。」又說：「我肯定認識。」但她已說不出「沈從文」這個名字。我心淒然。衰老與疾病，常常就這樣讓一個個我所熟悉、所敬重的老人失去舊日的風采。這是規律，殘酷而無奈。

老人走了。但她許多次親切、和藹的聲音，一直留在我的懷念之中。我想，這些美好的記憶，永遠不會被替代。理解一個人很不容易，理解一個家庭的婚姻更加不容易。記得黃永玉先生寫過這樣的話：「婚姻就像穿鞋一樣，舒服不舒服只有腳知道。」這話說得好。

沈從文、張兆和他們一生的婚姻和愛情，整體而言就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故事。沈從文與張兆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沈從文來自充滿野性的湘西，張兆和則是大家閨秀，在另外一種文化背景中成長。

一九九三年，我曾請張兆和編選一本沈從文寫給她的信，從最初的追求一直到「文革」爆發。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從文家書》。可以說，讀《從文家書》是一種享受。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沈從文和張兆和戀愛的那些記錄開始，我們彷彿走進一道風景長廊，他們多彩的筆，帶我們領略他們的人生風景。從熱戀，到戰亂，從《邊城》等一部部傑作的醞釀創作，到時代轉折關口的彷徨與苦悶，從土改投入到社會變革之中，沈從文留給人們彌可珍貴的文字。它們是一己情感的真實記錄，卻又分明是歷史的折射。

編選《從文家書》，張兆和特地寫了一篇後記。她寫道：「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幾百字



一九八四年張兆和為病中的沈從文（左）洗手 作者攝

後記寫得非常樸實、簡潔而又真誠感人。黃永玉先生讀後非常感動，他將這篇後記書寫後刻成石碑，豎在沈從文的墓地上。

沈從文總是對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感覺。沈從文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家，就在於他的藝術感覺總是那麼新鮮，他從大自然那裏可以體會到生命的豐富和偉大，找到一種愛與美的情感。用他的話來說，這就像尋找到一種偉大的宗教一樣。在給張兆和的信中，對風景的描述佔據重要位置。我特別看重他後來寫的那些信。已經告別文學創作的沈從文，他的全部語言才能，全部藝術感覺，可以說只是在諸如此類的一些書信中才得到了充分表現。書信對於他，當然不再僅僅是互報平安的功能，而是

他的另外一個創作天地。他描寫風景，他談論音樂與美術，他把大自然與自己心中的藝術緊緊地交融在一起，從而使他的家書達到了一個很高的藝術境界。

沈從文三十年代的文學創作高峰期，張兆和起到頗為重要的作用。《從文自傳》、《湘行散記》、《邊城》，包括四十年代的《長河》等。可以說，張兆和對沈從文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她還幫他改信，改文字。在一封信中張兆和告訴沈從文：「你這個字，老是用錯，我給你改過多少次，你還是用錯。」

在寫給妻子的家書中，沈從文同樣表現出他是一個熱情如火的人。幾十年裏，他從未淡化過這種情感，一次次用多彩的筆，詳盡地傾吐自己的百般感受，為妻子描繪他所見到的風景，發表富有生命哲理的談論。

相知相愛的一個美麗婚姻。雖然他們之間曾經有過一些矛盾，甚至有過風波，但他們一生最終走過來了。沈從文受冷落時，張兆和一直陪伴着他。沈從文去世之後，她又舉全家之力整理沈先生的遺稿，遍選書信和全集。可以說，張兆和與孩子們，一直在為沈從文做很重要的工作。生命的最後時刻，張兆和看到了《沈從文全集》的出版，也度過沈從文的百年誕辰。

我相信張兆和是帶著滿足離去的。在她心中，沈從文一直伴隨着她，久別的沈從文，已在遠處等着她……

本文作者（右）與張兆和的合影 作者供圖

陽春三月下吳哥

白頭翁



聞話煙雨

吳哥王宮的神奇和不可思議還在於它竟然無一磚一瓦一木，是一座完全徹底的石頭城。吳哥王宮稱石頭城天經地義，實至名歸。元代著名詞人薩都刺曾作《念奴嬌·登石頭城次東坡韻》有「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薩都刺在世時，吳哥王朝尚在，可惜這位元朝大詩人未能南下吳哥，否則定會有登吳哥石頭城感嘆。

吳哥窟不是我們中國人想像中的石窟。中國北魏時期開鑿了世界上著名的雲崗石窟、龍門石窟、敦煌石窟，那些石窟都是依山臨壁開鑿的石洞，在洞內造像作畫。而吳哥石窟不同，它不是在石頭上開鑿，而在平地上搬石壘成石頭寺院。其工程、規模、氣勢更震撼，更驚人，更讓人頂禮膜拜，更讓人五體投地，也更讓人感到宗教的力量。

吳哥石窟又稱之為小吳哥，與吳哥王宮相比，它更藝術、更俊秀、更自然，更讓人留連忘返，那是佛國的世界，佛國的天堂，也是佛國的微笑。

陽春三月的吳哥窟最美的是朝霞初照和晚霞夕陽。我們看見了美麗的朝霞把小吳哥裝扮得如同一位披紗盛裝的少女。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小吳哥似乎更像吳哥王宮，因為在方城之外竟然是兩百多米寬的護城河，朝霞之中，波瀾閃閃，竟讓人想起「一條大河波浪滾」來。中國城池可謂多矣，但似乎從未見過有如此護城河。真應了「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恐怕今日之漢水在陽春三月其水未必有兩百多米寬。

小吳哥也盡奇事，見到那位無處不在的杰耶跋摩七世的浴池，着實讓我大跌眼鏡。那國王的浴池可稱天下第一浴池，我目測估計有兩個足球場大，水深處據說有六公尺。但其神秘之處是旱季多旱，水不見退；雨季多雨，亦不見其溢。估計七世國王是位

游泳高手，至少在古今中外的皇帝、國王中，堪稱魁首。

吳哥石窟被柬埔寨人稱其為柬埔寨的靈魂，在吳哥王國所有的古跡中，此地是唯一一處正門向西開，這也象徵着正統與規格，這向西敞開的大門是代表佛國世界的天堂，號召人們向西行，穿過此門，走向佛國世界的天堂，西天的極樂天堂。

來過柬埔寨小吳哥的人畢竟是少數，但很多人都見過柬埔寨國旗，柬埔寨國旗上正是小吳哥的三座挺拔雄偉壯觀俊美的佛塔。一個國家的國旗以一處古跡為圖案，遍覽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似乎只此柬埔寨，可見小吳哥是柬埔寨的靈魂。

小吳哥的佛塔更雄偉、更氣魄、更壯觀，更重要的是吳哥石窟的石雕更藝術、更精巧、更別致。數噸乃至十噸重的巨石壘起的高達數十米的佛塔竟然不用任何灌漿和黏合劑，兩石相壘，密不透風，連一張薄薄的紙片都插不進去。

吳哥窟的佛塔建築得更神秘，角度不同，陽光不同，其幻影產生的層次就不同，甚至佛像的微笑都不同。從這座佛塔走向另一座佛塔，會使人感到步步有韻，步步向佛，那真是建築藝術的魅力。在朝霞之中，會使人在層層的佛堂、佛殿、佛龕中覺得佛無時無處不在，佛法無邊。那石雕無論是淺雕深刻，無論是雕佛還是雕花都無一筆不神，無一處不精，刀刀見功夫。我記起大同雲崗石窟的工匠們在雕刻佛臉時，都是一刀三叩首，充滿了對佛陀的崇敬和信仰。不知吳哥當年的工匠們是如何雕刻這佛國世界的。吳哥石窟的佛塔十分講究布局，霞光之下，錯落有致，左右逢源，前後呼應，高低有序，五層佛塔漸升漸高，漸漸高遠，在視覺上讓人感到層層有塔，層層有佛，塔在最高，佛在最高。回首向前都能在不意之間發現有神佛菩薩正凝眉細思，彷彿在告誡你，佛在伴隨你。

(中)

為深圳科創鼓掌

祝之



如是我見

筆者偶爾到深圳，每次都是旅遊、探親，近日才首次參觀當地一家位於南山區的科技網絡大企業，親睹人工智能的厲害。

筆者走進那高科技智慧建築大樓的科創示範區，最欣賞三個項目：一是機械人，二是證件辦理，三是「防火牆」。機械人關係到人工智能，這是現代極具挑戰性的科學。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AI。AI中的機械人，可以代替人類做很多工作，科學家不斷研究，希望機械人能代替人類做更多更複雜的工作。研究AI，電腦技術固然重要，還要懂得心理學和哲學。在示範區所見的一個機械人，就讓人折服。平素在港所見所聞的機械人，多數是幫助處理家務、為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方便操作的日常用具。今次首次看到一個與別不同的機械人，它遊走於大樓大堂。大堂地方大，與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寬敞大堂無異。機械人高度至一個普通成年人的腰部，身材「中廣」、頭

尾稍窄，外形有點像歐洲如德國或法國用以釀製葡萄酒的木桶。機械人沒有四肢，底部似乎裝有滑輪，讓它能在地板上滑來滑去。筆者起初以為它打掃衛生，又猜它正為地板打蠟。原來它專職保安，與大樓的保安總控制室「搭通天線」，一旦發現可疑人物走進大樓，「天地線」啟動，可疑人物便會即時受到調查。匪徒走進來，幾難脫身。筆者很想與此「保安員」合照，卻聽難如願，它沒有眼目四肢，不會睜眉怒眼，也沒有嘴巴說話，但行動中透出焦急之情，有人在它近距離位置，它會急轉方向走向別處，彷彿告訴貪玩如我之訪客：保安是你最緊要之正事，你阻它辦正事，萬一有賊匪漏網入侵，你擔當得起嗎？

令人驚訝的另一項目是辦理證件。在香港辦證，頂多在網上預約時間，預先填好所下載的表格，但一定要親身到政府相關部門

辦理才行。深圳該科網企業已與廣東省政府相關單位取得協議，人們要辦證，如駕駛執照續期、護照更新等，不用親身前往，透過自己的智能手機辦理即可。他日需要出示證件時，出示手機上的記錄就行了。企業正與其他省政府聯絡，計劃還會擴大至全國。該科網企業業務繁多，諸如即時通訊、社交網絡、大眾媒體、門戶網站、網絡遊戲、手機錢包、動漫、AI發展、文化閱讀、醫療診斷、即時口語翻譯等。互聯網無遠弗屆，黑客一旦入侵，牽一髮動全身，到處破壞，如何得了？導賞員對此回答道：企業是預防勝於治療，預設了多道「防火牆」，黑客無論如何也無法進入道道嚴密關卡的。至於防火牆是怎樣操作，礙於商業秘密，當然不好公開。

參觀完畢，離開該大樓，筆者四處踱步，但見附近好幾條街道，大部分的街道名和

大樓名都有個科字：科豐路、科華路、科發路、科技大道、科技園大廈等。南山區舉目皆是科網企業、大學研究所（香港的大學也有參與其中）。如果說，走在這些街道上，遇上的路人可能多是科學家，看來這話並沒有誇大。南山區總面積一百八十二平方公里，是深圳的科研、教育、體育中心，大學城、高新技術產業園、體育中心等集中地。南山區更是國務院首批「雙創區域」示範基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雙引擎，特別鼓勵科技人員和大學畢業生創業。南山區也當選為中國工業百強區和中小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推進工程試點城市，二〇一八年中國百強區，南山區位列第一名。南山區也有主題公園、著名景點和高尚住宅。

當日我們團八十多個傳媒人中，有兩位業外猛人：一位是著名私家醫院的急症科醫

生，另一位是已退休的政府前局長，二位風聞我們到深圳參觀這家科網大企業，也申請加入其中。她們知道，該企業強大，保安嚴密，平常不輕易讓個人或團體內進參觀。

筆者那天上了一堂高尚教養的課。總結此行：翹首以待，香港能早日也有個大型科創集中地。有非常之人，始有非常之事，科技經世致用，需要大量高級科技人才，政府大力投放資源之餘，也得議會和各界攜手，共同成就美事！



「此君」遊走於科網企業的大堂，原來專職保安 作者供圖